

《我是一个奇怪的循环》的回顾由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 (2007)([Review of I Am a Strange Loop by Douglas Hofstadter \(2007\)](#)) (审查修订 2019)

Michael Starks

抽象

霍夫施塔特牧师从原教旨主义自然主义教会的最新讲道。像他更出名(或臭名昭著的无情的哲学错误)的工作戈德尔,埃舍尔,巴赫,它有一个肤浅的合理性,但如果人们明白,这是猖獗的科学主义,混合真正的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即,只有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玩什么语言游戏),然后几乎所有的兴趣消失。我提供了一个基于进化心理学和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分析框架(自从我最近的著作中更新)。

那些希望从现代两个系统的观点来看为人类行为建立一个全面的最新框架的人,可以查阅我的书《路德维希的哲学、心理学、心神 (Mind) 和语言的逻辑结构》维特根斯坦和约翰·西尔的《第二部》(2019年)。那些对我更多的作品感兴趣的人可能会看到《会说话的猴子——一个末日星球上的哲学、心理学、科学、宗教和政治——文章和评论2006-2019年第3次(2019年)和自杀乌托邦幻想21<sup>st</sup>世纪4<sup>th</sup> (2019)

"也许可以恰如其分地问,Güdel 的证明对我们工作有何重要意义。因为一个数学不能解决那种困扰我们的问题。--答案是,这种证据带给我们的情况,是我们感兴趣的。"我们现在要说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主题。然而,听起来奇怪的是,就Güdel的证明而言,我的任务似乎只是明确了这样的命题:'假设这可以证明'在数学中意味着什么。维特根斯坦《数学基础的注释》第337(1956)页(写于1937年)。

"我的定理只表明,如果一个人想要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学基础和系统,数学的机械化是不可能的,即消除头脑和抽象实体。我没有证明有数学问题,是不可决定的人类的头脑,但只有没有机器(或盲目的形式主义)可以决定所有数字理论问题,(即使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类型)...受到刹车威胁的不是演绎系统的结构本身,而只是对它的某些解释,即将其解释为盲目的形式主义。盖德尔"收集的作品"第5卷,第176-177页。(2003)

"所有推论都是先验的。不能从现在的事件中推断出未来的事件。迷信是因果关系的信仰。意志的自由在于,现在无法知道未来的行动。只有当因果关系是一种内在的需要,比如逻辑演绎,我们才能知道它们。--知识的连系和已知的逻辑必要性。("A 知道 p 是这种情况"是毫无意义的,如果 p 是一个语种学。如果从一个命题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它并不遵循它是真实的,那么显而易见是没有理由相信其真理。TLP 5.133-5.1363

"现在,如果不是我们所关注的因果关系,那么头脑的活动就在我们面前。维特根斯坦《蓝皮书》第6页(1933年)

"我们认为,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解答,生活问题仍然完全未受影响。当然,没有问题了,这本身就是答案。维特根斯坦 TLP 6.52 (1922)

我读过这本书的大约50条评论(由量子物理学家大卫·德奇也许是最好的),没有一个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框架,所以我会尝试给新的评论,将是有益的,不仅为这本书,但任何书在贝哈科学(其中可以包括任何一本书,如果一个人掌握的后果)。

像他的classicGüdel,埃舍尔,巴赫:永恒金色胸罩,和他的许多其他著作,这本书由霍夫施塔特(H)试图找到相关性或连接或类比,揭示意识和所有人类的经验。和在GEB一样,他花了大量时间解释和画与Güdel著名的"不完整"定理、埃舍尔的"递归

"艺术和语言的"悖论"的类比(尽管,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不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术语在报价,这是问题的核心)。这个想法是,他们看似怪异的后果是由于"奇怪的循环",这种循环以某种方式在我们的大脑中运作。特别是,他们可能会"产生"我们的自我,他似乎大致等同于意识和思想。和每个人一样,当他开始谈论他的思想如何工作时,他会严重误入歧途。我建议,正是为了找到原因,这本书的兴趣,以及大多数关于行为的一般评论都在于此。

我将对比ISL的思想与哲学家(高阶思想的描述性心理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W)的思想,他关于心理学的评论,写于1912年至1951年,从未被超越于他们深度和清晰度。他是进化心理学(EP)中未被承认的先驱,也是现代意向概念的开发者。他指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动的先天心理过程,以及这些过程是如何产生我们的语言游戏的。他给出了许多插图(人们可以把他的全部20,000页的书记当作插图),其中一些插图是"是"和"这个"这样的词,并指出所有真正的基本问题通常都是无可奉告的。他发展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我们所有的故意(大致上,我们的进化心理学(EP),理性或人格)是我们看不见的,进入我们意识的这些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表象(即,与我们的行为无关)。事实上,没有人能够以任何令人满意的方式描述他们的精神过程,这是普遍的,这些过程是快速的,自动的,非常复杂的,告诉我们,他们是"隐藏"认知模块(模板或推理引擎)的一部分,已经逐渐固定在动物DNA中超过5亿年了。详情请参阅我的其他文章。

正如几乎所有试图解释行为的写作(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政治,神学,甚至,与H,数学和物理),我是一个奇怪的循环(ISL)犯这种错误(忽略我们的自动)不断,这产生拼图,然后试图解决。ISL的标题包括我们都知道的单词,但W指出,单词使用可以被视为语言游戏(语法)的系列,它们具有许多感官(用途或意义),每个词都有其自己的上下文。我们知道这些在实践中是什么,但如果我们尝试描述它们或哲学(论)他们,我们几乎总是误入歧途,说的东西,似乎有道理,但缺乏背景给他们的感觉。

它从来没有越过霍夫施塔特的脑海,"奇怪"和"循环"是断章取义,缺乏任何明确的意义(更不用说"我"和"am"!如果你去维基百科,你会发现许多用途(游戏W经常说)这些词,如果你环顾四周在ISL,你会发现他们被称为,如果他们都是一个。同样,对于"意识"、"现实"、"悖论"、"递归"、"自我参照"等。因此,正如我从标题中预期的那样,我们从第一页中无可救药地偏离了第一页。绳索中的循环可以有非常明确的意义,同样,蒸汽机调速反馈回路的图表,但数学和头脑中的循环又如何呢?H没有看到所有"奇怪的循环"——我们用我们的意识、自我和意志来否定自己!

关于盖德尔的著名定理,它们在什么意义上是循环的?它们几乎普遍应该表明的是,某些基本类型的数学系统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个系统有"真实"的定理,其"真理"(不幸的词数学家通常代替有效性)或"虚假(无效)不能在系统中证明。虽然H没有告诉你,但这些定理在逻辑上相当于图灵对执行一些任意计算的计算机的著名停止问题的"不完整"解决方案。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解释Güdel的原始证据,但没有提到其他人后来发现数学中"不完整"的"不完整"的短得多和更简单的证据,并证明了许多相关的概念。他简要提到的是当代数学家格雷戈里·柴丁——科尔莫戈罗夫和其他算法信息理论的发起人——已经表明这种"不完整"或"随机性"(柴丁的术语——尽管这是另一个游戏),是比长期认为的广泛,但没有告诉你,Güdel和图灵的结果都是柴丁定理的推论和"算法随机性"的实例。你应该参考柴丁最近的著作,如"欧米茄数字(2005)",因为霍夫施塔特唯一的参考,柴丁是20岁(虽然柴丁没有更多的掌握更大的问题在这里 - 即,与生俱来的意向作为来源数学中的语言游戏——比H和分享"宇宙是电脑"的幻想,以及。

霍夫施塔特认为这个"不完整"(另一个词(概念)游戏断章取义,意味着系统是自我参照或"循环"和"奇怪"。不清楚为什么在系统中有看似(或有效)的定理,但无法证明,这使它成为一个循环,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不符合奇怪,也说明为什么这与其他任何事物有任何关系。

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30年代(即,在Güdel的证明后不久)令人信服地表明,看待这种情况的最好方式是作为一个典型的语言游戏(虽然当时是数学的新游戏)——即,"真实但不可证实"的定理在不同的意义(因为他们需要新的公理来证明它们)。它

们属于不同的系统,或者我们现在应该说,属于另一个有意的上下文。没有不完整,没有循环,没有自我参照,绝对不奇怪!  
!W:"Güdel的主张,它断言自己的东西,并没有提及自己"和"是否可以說:Güdel說,一个人也必须能够信任一个数学证据,当一个人设想它实际,作为证明,命题模式可以是按照证明规则建造的?或者:数学命题必须能够被设想为几何学的命题,而几何学实际上适用于它本身。如果这样做,就会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不可能依靠证据。(RFM p336)。这些言论几乎不能暗示W对数学意图的深刻见解,从1912年他的第一篇著作开始,但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著作中最为明显。W被认为是一个困难和不透明的作家,因为他的格言,电报的风格和不断跳跃很少和注意到,他已经改变了主题,实际上是什么主题,但如果一个人从他唯一的教科书风格工作开始 - 蓝色和布朗书 - 并理解,他正在解释我们进化的更高层次的思想工作,这一切都将变得清晰,坚持。

W在20世纪30年代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演讲,这在他的几本书中都有记载。还有进一步的评论,在德语在他的nachlass(其中一些以前只提供在1000美元的cdrom,但现在,像几乎所有的作品,在p2p洪流,利根,io和b-ok.org。加拿大哲学家维克多·罗迪奇最近在《Erkenntnis》杂志上写了两篇关于W和Güdel的文章,另外4篇关于W和数学的文章,我认为这些文章构成了对W和数学基础的明确总结。他打下了过去流行的观念,即W并不了解不完整(还有许多关于数学心理学)。事实上,就我所见,W是今天极少数人之一(不包括Güdel!相关形式的"悖论",行使H(和无数其他)这么多被W广泛讨论与数学和语言的例子,在我看来,我们的象征能力的零敲碎打的演变,也延伸到音乐,艺术,游戏等。那些希望相反的观点的人会到处找到它们,关于W和数学,他们可以在哲学评论V86,p365-81(1977)中查阅Chihara。我非常尊重Chihara(我是读过他的"数学结构记述"封面的少数人之一),但他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失败了,比如W对悖论的解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几乎总是如此。我们的EP的无害面。

在我做这个原始审查多年后,我写了一篇关于亚诺夫斯基的《超越思想极限》,在接下来的几段中,我在这里重复了我在那里所作的关于不完美的评论。事实上,整个审查是相关的,特别是关于沃尔珀特的评论。

关于哥德尔和"不完整",因为我们在符号系统(如数学和语言)中表达的心理是"随机的"或"不完美的",并且充满了被证明不可能的任务或情况("问题"),即它们没有解决方案,见下文)或其性质不明确,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从它派生的一切 - 如物理和数学)也将是"不完美的"。阿法克在现在所谓的社会选择理论或决策理论(这是连续的逻辑和推理和哲学研究)中的第一个,是60多年前肯尼思·阿罗的著名定理,自那时以来,已经有很多。Y指出,在双人博弈理论中,最近不可能或不完美。在这些情况下,一个证据表明,在简单的英语中陈述的看似简单的选择没有解决办法。

虽然一个人不能写一本关于一切的书,但我希望约阿诺夫斯基至少能提到诸如睡美人(鲁珀特·里德解散)、纽科姆的问题(被沃尔珀特解散)和世界末日等著名的"悖论",在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时,要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要么证明很难找到答案。在戈德尔的两个"不完整"定理和柴丁最近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我认为W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著作是确定的。虽然尚克、曼科苏、弗洛伊德、马里恩、罗迪奇、格沃特、赖特等人都做了有见地的工作,但直到最近,弗洛伊德才澄清了W对数学中语言游戏的独特精辟分析(例如,'维特根斯坦的对角论-坎托和图灵的变体',贝托(例如,"戈德尔的悖论和维特根斯坦的理由",和"维特根斯坦的不完全性使帕拉一致感"和书'有关于哥德尔的东西',和罗迪赫(例如,维特根斯坦和戈德尔:新发表的评论,"误解哥德尔: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新论点","维特根斯坦的新评论"和他的文章在线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哲学"。贝托是最近最好的哲学家之一,那些有时间的人可能希望查阅他的许多其他文章和书籍,包括他与副一致性共同编辑的卷(2013年)。Rodych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但只有十几篇报纸中只有两篇是免费在线搜索的,但当然,如果知道去哪里找(例如,libgen.io和b-ok.org),那么在线搜索也是免费的。

贝托指出,W还否定了元数学的一致性——即,戈德尔使用一个元定理来证明他的定理,可能说明他对戈德尔定理的"臭名昭著"的解释是一个悖论,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论点,我认为我们被迫否认元语言、元理论和元的其他内容的可理解性。数以百万计的人接受的元数学和不通性等概念(词汇),被数百万人接受(甚至被不低于彭罗斯、霍金、戴森等人声称揭示我

们心灵或宇宙的基本真理)只是简单的对语言如何运作的误解?这个布丁的证明难道不是证明,像许多"启发性"的哲学概念(例如,头脑和意志作为幻象——丹内特、卡拉瑟斯、教会等),它们没有任何实际影响吗?贝托很好地概括了它:"在这个框架内,不可能有相同的句子...事实证明,在正式系统中是可表达的,但无法决定...在不同的系统(元系统)中明显正确(根据上述一致性假设)。如果,正如Wittgenstein所坚持的,证据确立了被证明的句子的含义,那么同一句(即具有相同含义的句子)不可能在正式系统中无法决定,而是在不同的制度中决定(一个系统·元系统) ...维特根斯坦不得不拒绝一种观点,即一个正式系统在语法上是不完整的,而柏拉图式的后果是,任何形式系统都无法证明所有算术真理。如果证明确立了算术句子的含义,那么不可能有不完整的系统,就像不能有不完整的含义一样。进一步"不一致的算术,即基于副一致逻辑的非经典算术,如今已成为现实。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的理论特征与上述维特根斯坦的一些直觉完全吻合...他们的不一致也允许他们逃离哥德尔的第一定理,以及教会的不可决定的结果:y,即,明显完整和可决定。因此,它们正好满足了维特根斯坦的要求,根据这种要求,不可能有数学问题可以在系统内有意义地提出,但系统的规则不能决定。因此,副一致性的可度性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生涯中所坚持的观点相协调。

W还证明了在数学或语言方面或我们作为统一连贯逻辑"系统"的行为的致命错误,而不是由自然选择的随机过程组装的碎片。"戈德尔向我们展示了'数学'概念的不明确性,这表现在数学被视为一个系统这一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几乎与每个人相反),这就是戈德尔和柴丁所展示的一切。W多次评论说,数学中的"真理"是指公理或从公理派生的定理,而"假"是指在使用定义时犯了一个错误,这与运用检验法的经验问题完全不同。W经常指出,要像数学一般意义上的数学一样可以接受,它必须在其他证据中使用,并且必须具有现实世界的应用,但哥德尔的不完全性也是如此。因为它不能证明在一个一致的系统中(这里皮诺算术,但一个更广泛的舞台柴丁),它不能用于证明,不像所有的PA的'休息',它不能在现实世界中使用。正如罗迪奇指出的"...Wittgenstein认为,形式微积分只是数学微积分(即数学语言游戏),如果它在或有命题系统(例如,在普通计数和测量或物理学中)中具有系统外应用....."。另一种说法是,人们需要一个授权书,将我们正常使用的"证明"、"命题"、"真实"、"不完整"、"数字"和"数学"等词语应用到"数字"和"加号"和"减号"等游戏的纠结中,这个授权书不完整。罗迪奇对此大为人道。"在维特根斯坦的帐户上,不存在不完整的数学微积分,因为在数学中,一切都是算法[和语法],没有什么是[语义]的意思....."

W对坎托的对角线和设置理论也有相同的说法。"对角线程序的考虑使您认为'真实数字'的概念与'基纳尔数'的概念的类比要小得多,而我们被某些类比所误导,倾向于相信"和许多其他评论(见Rodych和Floyd)。

无论如何,Güdel的结果似乎对数学没有影响(除了阻止人们试图证明完整性!我建议把它看作是另一个概念游戏,向我们展示我们心理的界限。当然,所有的数学,物理和人类行为都可以这样。

在关于W这个话题时,我们应该注意到,H花费大量时间的另一项工作是怀特黑德和罗素的数学逻辑经典著作《数学逻辑学》,这主要是因为它至少部分地导致了Güdel导致他的定理。W在大约一年里从罗素的初逻辑学生到他的老师,罗素选他重写了《普林西比》。但是W对整个项目(以及所有的哲学)有重大疑虑,当他在30年代回到哲学时,他表明,在逻辑上建立数学(或理性)的想法是一个深刻的错误。W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对哥德尔和数学和思想的基础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是EP的先驱(尽管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高阶思想的基本轮廓和功能的发现者,以及许多其他的东,令人惊奇的是,Dennett & H,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完全忘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直觉心理学家的思想(虽然他们有近80亿的公司)。正如一些人所说,关于W的集体健忘症不仅在心理学上(他的作品应该作为文本和实验室手册提供普遍服务),而且在所有的行为科学中,包括,令人惊讶的是,哲学。

H与丹尼尔·德内特(D)的交往,是另一个在头脑中著名的困惑作家,在GEB以来的近30年里,他肯定没有帮助他回到新的视角。尽管D写了一本关于故意的书(这个领域,在其现代版本中,基本上是由W创造的),H似乎根本不了解它。感知导致记忆,喂养到处置(倾向)(W的术语,也由西尔使用,但被称为"命题态度由他人),如相信和假设,这是不是精神状态,没有精确的持续时

间等),是理解我们的思想如何工作的重大进步,W在20年代发现了,但线程可以追溯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著作。

永恒的黄金编织不是由H意识到是我们天生的进化心理学,现在,150年,从达尔文,成为一个新兴的领域,融合心理学,认知科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宗教、音乐(例如,G. Mazzola 的《音乐托普斯》)——托波是集的替代品,是 21 世纪伟大的科学(心理学)书籍之一,尽管他对 W 和大多数观点一无所知(在本文中),艺术,数学,物理和文学。H 忽视或拒绝了许多人,人们可能会认为是我们心灵领域最伟大的老师——W,佛陀,约翰·莉莉,约翰·西尔,奥索,阿迪达(见他的《聆听的膝盖》),亚历山大·舒尔金和无数其他人。哲学的绝大多数见解,以及量子物理学、概率、冥想、EP、认知心理学和迷幻学的见解,在这里甚至不打分(在大多数科学家的哲学著作中也是如此)。

虽然在他的书目中有一些好书,但有许多我认为是标准参考书,在认知科学、EP、数学和概率、思想哲学和科学方面,有数以百计的主要著作不存在(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他对西尔的狙击是微不足道的,毫无意义——这是一个对实际问题没有把握的人的挫折感。据我估计,无论是H还是其他人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拒绝中国房间的论点(这个领域最著名的文章),即计算机不会认为(不是他们永远不会做我们可能想要称之为思考的事情)——西尔承认是可能的)。Searle(在我看来)在诸如“社会现实的建构”和“行动中的理性”等书籍中组织和扩展了W的工作——HOT组织(高阶思想——即故意)的辉煌总结——罕见的哲学书籍,你甚至可以使完美的意义,一旦你翻译一个小行话到英语!H,D和无数其他人在认知科学和AI被激怒了西尔,因为他有胆量挑战(摧毁-我会说)他们的核心哲学 - 思维计算理论(CTM)近30年前,并继续指出这一点(虽然可以说,W摧毁了它之前,它的存在)。当然,他们(几乎)都拒绝中国房间,或者干脆忽略它,但许多人认为,这个论点是无法回答的。Shani(头脑和机器V15,p207-228(2005)))最近的文章很好地总结了情况,并引用了比克哈德在这个问题上的出色工作。比克哈德还发展了一种看似更现实的思想理论,它使用非均衡热力学,代替霍夫施塔特在必要环境之外运用的故意心理学概念,以赋予它们意义。

很少有人意识到,W再次预见到每个人在这些问题上与我们现在所谓的CTM,人工智能或机器智能,甚至做了思想实验的人做“翻译”到中文的许多评论。我注意到这一点(和西尔的作品无数其他密切的相似之处),当我来到黛安·普劳德福的关于W和中国房间的论文在书“进入中国室”(2005年)。在Cora Diamond早期关于数学的讲座“维特根斯坦数学基础讲座”中,人们还可以找到许多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宝石,剑桥1934年(1976年)。W自己的“数学基础的注释”也涵盖了类似的内容。克里斯托弗·格沃特(Christopher Gewert)是极少数详细调查W观点的人之一,他的优秀开创性著作《智慧、机器和数学》(1995年)几乎被普遍忽视。虽然他写作之前,有任何认真的想法,关于电子计算机或机器人,W意识到,这里的基本问题是很简单——计算机缺乏心理学(甚至70年后,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如何给他们),它只有在一个完全发展的故意的存在的背景下,诸如思考、信仰等的处置术语才有意义(有意思或明确的COS),像往常一样,他用他独特的格言方式概括了这一切“但是机器肯定不能想到!—这是经验陈述吗?不。我们只说一个人,它所想的是什么。我们也说娃娃和毫无疑问的精神。将“思考”一词视为一种工具。(哲学调查第113页)。断章取义,W的许多评论可能看起来平淡无奇,或者只是错了,但敏锐者会发现,这些评论通常回报了长时间的反思——他不是任何人的傻瓜。

霍夫施塔特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遵循着共同的趋势,并提出了许多“悖论”,他认为这些“悖论”是自我参照、反复或循环,但在故意心理学(数学、语言、感知、艺术等)中却有许多“不一致”之处,而且它们没有效果,因为我们的心理学进化忽视他们。因此,“悖论”,如“这句话是假的”只告诉我们,“这个”不是指本身,或者如果你更喜欢这是无限多的词排列缺乏明确意义。我们拥有的任何符号系统(即语言、数学、艺术、音乐、游戏等)总是存在冲突、无法解决或违反直觉的问题或定义不明确的区域。因此,我们有盖德尔的定理,说谎者的矛盾,设置理论的不一致,囚犯的困境,施罗德的死/活猫,纽科姆的问题,人类原理,贝叶斯统计,笔记你不能一起听起来或颜色你不能混合在一起,不能在同一个游戏中使用的规则。决策理论、行为经济学、博弈论、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等一系列子产业,甚至物理和数学基础(通常伪装成科学哲学)已经出现处理“真实”(例如量子力学)或精心策划的无休止的变化(例如,Newcomb 的问题[参见分析 V64,p187-89(2004)!!!!!!)我们的心理[进化只是为了获得食物,寻找伴侣和避免成为午餐])给出矛盾的结果,或只是分解。

几乎那些没有一个写数百篇文章和无数书籍的这些问题,似乎每年似乎意识到,他们正在研究我们的先天心理学的极限,和维特根斯坦通常预测他们超过半个世纪。通常,他把悖论问题带到了极限,指出我们思维中悖论的常见现象,并坚持认为即使不一致也不作为问题(尽管图灵,参加他的课程,不同意),并预测了逻辑系统不一致。几十年后,拨号逻辑被发明出来,牧师在他最近出版的关于这些逻辑的书中称W的观点有先见之明。如果你想对一些语言悖论进行一个很好的最近回顾(尽管不知道W在20世纪30年代开创了这一点,而且基本上对故意语境的任何把握都是无辜的),见罗森克兰兹和Sarkoh的《反对悖论的纬度》。埃尔肯尼斯 V65, p319-41 (2006)。本期刊上许多W相关文章的出现是最合适的,因为它是在30年代由逻辑实证主义者创立的,其圣经是W的Tractus逻辑哲学。当然,还有一本专门介绍W的杂志,以他最著名的作品——《哲学调查》命名。

H,符合几乎普遍的做法,经常指我们的"信仰"为"解释"的行为,但我们的共同心理不依赖于信仰-我们只是有意识和痛苦,并从婴儿期知道动物是有意识的,自我推动的代理,与树木和岩石不同。我们的母亲没有教我们,任何比狗的母亲做,不能教我们!而且,如果这是我们学到的东西,那么我们可能会教导孩子(或狗),鸟和石头是真正相同的东西(即忽略与生俱来的故意心理)。

W 明确并反复指出我们所有概念的确定不足(例如,见他在《数学基础评论》中关于增加和完成系列的评论),这要求它们成为与生俱来的(即,进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牺牲无数四亿的生物,其基因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

如今,这通常被称为组合爆炸的问题,并且经常被进化心理学家指出为先天性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不知道W在50年前就预见到了它们。

我们天生的心理学并不依赖于"信仰",当它显然不受测试或怀疑或修订(例如,试图给一个感觉"我相信我正在阅读这个评论"和手段(即,找到一个真正的用途在我们的正常生活)不同于"我读这个 审查")。是的,任何句子,包括这个句子,总是有衍生用途,但这些是寄生在正常使用。在任何"解释"(实际上只是明确的描述,W指出)是可能的之前,必须清楚,我们的行为的起源在于我们先天心理学的公理,这是所有理解的基础,哲学,数学,文学,科学和社会是他们的文化延伸。

Dennett(以及任何想追随他的人——即每个人)都被迫被他的怀疑论逼入更离奇的宣称(因为我声称,这是所有消减主义者的隐晦秘密,他们心里都是怀疑论者——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否认一切事物的"现实")。在他的著作《有意的姿势》和其他著作中,他试图消除这种令人烦恼的心理,这种心理将动物与计算机和"物理宇宙"置于不同的阶级中,包括我们与生俱来的进化有意于我们的文化创造(即温度计、pc 和飞机)的派生意图,指出它是我们的基因,因此最终是自然(即宇宙),而不是我们"真正"有意图,因此一切都是"派生的"。显然,这里发生了严重错误!人们立即认为,既然自然和基因产生我们的生理,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用塑料制成的人造心脏之间一定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对于近年来最宏伟的还原主义喜剧,见沃尔夫拉姆的"一种新的科学",它向我们展示了宇宙及其所有过程和对象如何真正只是"计算机"和"计算"(他没有意识到是故意的概念没有除了我们的心理学,他没有任何测试来区分计算和非计算,也就是说,他排除了心理学的定义。

人们看到,丹内特没有通过书名来把握故意的基本问题。我们的心理学不是关于我们自己,或其他人的精神生活的立场或归因或假设,更不是他们拥有身体的"姿态"。年幼的孩子或狗不会猜测或假设,也不会知道人和动物是有头脑和欲望的代理人,它们与树木、岩石和湖泊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知道(活)这些概念(共同心理)从出生,如果他们削弱,死亡或疯狂超级。

这让我们再次想到W,他看到减少主义者试图以逻辑或数学或物理为基础理解是不连贯的。我们只能从我们先天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它们都是延伸。我们的心理学是任意的,只有人们可以想象它的不同方式,这就是W发明语言游戏的奇特例子(即替代概念(语法)或生命形式)的要点。通过这样做,我们看到了我们心理的界限。我见过的关于W的假想场景最好的

讨论是《PI 24》中的安德鲁·桃:p299-327(2004)。

在我看来,W是第一个详细理解(对康德有应有的尊重)的人,我们的生活是基于我们进化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在不失去意义的情况下是不能挑战的。如果一个人否认数学的公理,你就不能玩游戏。人们可以在每个公理和从它们派生的每个定理之后打问号,但有什么意义呢?哲学家、神学家和普通人只要不认真对待这个游戏,就可以玩这个游戏。伤害、死亡、监禁或疯狂将迅速来到那些这样做的人。试着否认你正在阅读这个页面,或者这些是你的双手,或者窗外有一个世界。试图进入一个概念游戏,其中这些事情可以怀疑的前提是了解它们的游戏 - 和我们心理学的公理没有测试 - 比数学(派生,W显示,从我们的直觉概念) - 他们只是他们是什么。为了跳跃,必须有一个地方站立。这是最基本的存在事实,然而,它是一个显著的结果,我们的心理学是自动化的,这是最难看到的。

看到人们(每个人,而不仅仅是哲学家)试图利用他们的直觉心理学(我们唯一的工具)来突破我们直觉心理学的界限,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景象。这怎么可能?我们如何找到一些有利位置,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头脑在工作,通过什么测试,我们知道我们有它?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只是足够努力地思考或获得足够的事实,我们就能看到别人所没有的"现实"。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企图是不连贯的,只会使我们更加远离清晰和理智。W在很多方面多次说,我们必须过来这种对"清晰"的渴望,这种思想思想被"水晶逻辑"所覆盖,这种思想的发现将"解释"我们的行为和世界,并改变我们对什么是人的看法。

"我们越是狭隘地研究实际语言,它就越清晰,它与我们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就越大。(因为逻辑的结晶纯度当然不是调查的结果:这是一个要求。PI 107

1930年他回到哲学时,他说:

"我想在这个联系中反对的错误概念如下,即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全新的事物。那是个错误事情的真相是,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切,而且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它;我们不需要等待任何东西。我们在普通语言的语法领域里前进,这个语法已经存在了。因此,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无需等待未来。(威斯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圈(1979年)第183页,在他的Zettel P 312-314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哲学调查中一个显著和有特色的现象:困难---我可能会说---不是找到解决办法,而是承认作为解决方案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它只是一个初步的。我们已经说了一切。---这之后没有任何东西,没有这本身是解决方案!

"我认为,这与我们错误地期待解释有关,而困难的解决方案是描述,如果我们在考虑中给予它正确的位置。如果我们在它上,不要试图超越它。

有些人可能还发现,在西尔的《行动理性》(2001年)中,阅读"为什么没有实际理性的演绎逻辑"是很有用的。只要用"通过移动肌肉将精神状态与世界联系起来"来替代他那令人不自在的短语"在满足条件下施加满足条件",即说话、写作和做,以及他的"心灵走向世界"和"世界向心灵的适应方向"来"事业源于世界","事业源于心灵"。

H的另一个基本缺陷(和整个科学话语,包括哲学,因为它是扶手椅心理学)涉及解释或原因的概念。我们很难理解这些概念在正常语境下是如何工作的,但哲学不是一个正常的语境。他们只是其他概念系列(通常称为语法或语言游戏由W,大致相当于认知模块,推理引擎,模板或算法)组成我们的EP(大致,我们的故意),但,断章取义,我们觉得被迫将它们投射到世界,并将"事业"视为决定事件的自然普遍法则。正如W所说,我们需要将明确的描述识别为答案,从而终止对最终"解释"的探索。

这让我们回到我的评论,为什么人们误入歧途,当他们试图"解释"的事情。同样,这与判断、决策理论、主观概率、逻辑、量子力学、不确定性、信息理论、贝叶斯推理、瓦森检验、人类原理(博斯特鲁姆"人类学")紧密相连。原则"(2002)和行为经济学,仅举几例。这里没有空间进入这个老鼠的巢穴紧密链接的方面,我们先天心理学,但人们可能会记得,即使在他

前的特拉克特图斯的著作,维特根斯坦评论说,他的想法,因果的必要性不是一个迷信,但来源迷信。我认为,这句看似老生常谈的话是他最深刻的——W不是陈词滥调,也不是粗心大意。大爆炸或电子处于特定"地点"或"随机性"或混沌或引力的"定律"的原因"是什么?但也有一些描述可以作为答案。因此,H觉得所有的行为都必须引起和"物质",因此,与他的好友D和削减主义唯物主义者的快乐乐队,否认意志,自我和意识。D否认他否认他们,但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他的书"意识解释"通常被称为"意识拒绝",并著名的评论由西尔为"意识解释离开"。

这在H的案例中尤其奇怪,因为他最初是一名物理学家,他的父亲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会知道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以及20年代和30年代的冯·诺伊曼的著名论文。他们解释了量子力学在没有人意识的情况下是没有意义的(而数字抽象根本不意义)。在同一时期,包括杰弗里斯和德·菲内蒂在内的其他人表明,概率只是作为一种主观(即心理)方法才有意义,而维特根斯坦的密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兰克·拉姆齐首先明确将逻辑等同于理性,和波普尔和其他人注意到逻辑和概率的等同性,以及它们在理性的共同根源。有大量关于这些学科的相互关系和逐渐增长的理解,他们是我们先天心理学的各个方面。那些有兴趣的人可能从《哲学逻辑手册》第2卷(2002年)的《吨销售》一文开始,因为它也将介绍他们到这个优秀的来源,现在扩展到大约20卷(所有在p2plibgen.io和b-ok.org)。

拉姆齐是他时代中少数能够理解W思想的人之一,在1925-26年的开创性论文中,他不仅发展了凯恩斯关于主观概率的开创性思想,而且从Tractatus、对话和信件中扩展了W的思想。到后来被称为替代语义或逻辑限定符的替代解释的第一个正式陈述。(见勒布朗在《哲学逻辑手册》第2页,第53-131(2002))拉姆齐的过早死亡,就像W、冯·诺伊曼和图灵的过早死亡一样,是伟大的悲剧,因为只有他们一个人,当然在一起,都会在更大程度上改变20世纪的智力氛围。如果他们活着,他们很可能合作,但事实上,只有W意识到他发现了我们先天心理学的方面。W和图灵都是剑桥教授,在数学基础上教授课程——尽管W从它基于我们先天心理学的未公开公理的立场出发,而图灵则认为,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它本身是一个逻辑问题。如果这两个同性恋天才亲密地参与其中,事情可能会随之而来。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这些"通缩"的还原主义倾向,所以我建议这是由于直觉心理学模块的违约,这些模块偏向于在物体属性和文化现象方面对原因的偏袒,以及我们所看到的文化现象和我们的需要共性。我们的推理引擎强制分类,并寻找所有现象的来源。当我们寻找原因或解释时,我们倾向于向外看,采取第三人观点,对此我们有经验检验或标准,而忽略了我们头脑的自动无形工作,而我们对此没有这种测试(另一个竞技场)由W在大约75年前首创)。正如这里所指出的,W对这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之一是,我们缺乏能力认识到我们正常的直觉解释是我们理解的极限,混淆了我们不可测和不可挑战的公理系统 1心理学与事实的世界,我们可以调查,解剖和解释通过系统 2.这并不否认科学,只是认为它将提供"现实"的"真实"和"真实"含义。

有关于原因和解释的大量文献,所以我只提到杰弗里·赫什菲尔德的优秀文章"认知主义和解释相对论"在加拿大哲学J.的V28 p505-26(1998年)和加芬克尔的书"解释的形式"(1981年)。这些文献正在迅速与认识论、概率论、逻辑学、博弈论、行为经济学和科学哲学等文献融合在一起,而H似乎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从南希·卡特赖特的书开始,这本书为"物理学和数学规则宇宙"的错觉提供了部分解药。或者,人们可以在维基百科和在线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遵循理性、因果关系、概率、信息、自然规律、量子力学、决定论等之间的联系(或者,考虑到W的评论,也许仅仅几天),人们才意识到他是正确的,我们并没有通过研究自然来更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心理"现实"。研究ISL的一个方法是,它的错误提醒我们,科学定律和解释是我们先天心理学的脆弱和模糊的延伸,而不是像H那样相反。

这是一个奇怪的,很少注意到的事实,严重的减少者首先否认心理学,但是,为了解释它(因为显然有东西,产生我们的精神和社会生活),他们被迫进入营地与空白的斯莱特(我们都在我们之前受过教育),将心理学归因于文化或我们智力的非常一般性的方面(即,我们的故意是学习的),而不是一套与生俱来的功能。H和D说,自我、意识、意志等都是幻觉——仅仅是"抽象模式"(原教旨主义自然主义教会的"精神"或"灵魂")。他们认为,我们的"程序"可以数字化并放入计算机,从而获得心理学,



而"相信""心理现象"就像相信魔法(但我们的心理不是由信仰构成的——而信仰只是它的延伸——和大自然是神奇的)。我建议,关键是看看他们为什么从来没有认为"模式"(另一个可爱的语言游戏!而且,即使我们允许减少主义程序是真正连贯的,而不是循环的(例如,我们太客气地指出——就像W和Searle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它对于它最关键的断言没有测试,并且需要意志的正常功能,自我,现实,意识等,要理解,我们不能合理地说"好道格和丹,玫瑰由任何其他名称闻起来甜!我不认为减少主义者看到,即使这是真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精神生活在算法运行在硅(或-在西尔的著名例子-在一堆啤酒罐),我们仍然有同样的"意识的硬问题":如何出现精神现象从野蛮的事情?几乎总是被忽视的是,人们可以认为一切的存在是一个"难题"。这将增加另一个谜,没有明显的方法来识别答案 - 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可能)编码"新兴属性"为"算法"?如果我们能理解头脑或宇宙是一台电脑的想法(即,可以清楚地说出什么对这个想法很重要,反对什么),那么,如果它是或不是,将遵循什么?

"计算"是现代科学的主要流行语之一,但很少有人停下来思考它的真正含义。这是一个经典的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或一系列概念(用途),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有模拟和数字计算机,一些仅由块或机械齿轮(Babb年龄等),我们手工计算(众所周知,图灵的第一个评论,这是指人类谁计算,直到后来他才想到机器模拟这),和物理学家谈到叶子计算"他们的"轨迹,因为他们从树上掉下来,等等。每个游戏都有自己的用途(意思),但我们被催眠的词忽略这些。W已经分析了文字游戏(心理模块)与无与伦比的深度和清晰度(参见,在布朗书中了解如何继续计算的长期讨论),理解这应该结束迷信的憎之,这通常环绕着这个词和所有的话,思想,感情,直觉等。

D写了一本关于宗教EP的书,这真有讽刺意味,但他不能把自己的物质主义看作是一种宗教(即,它同样是由于与生俱来的概念偏见)。蒂莫西·奥康纳写了(元哲学V36,p436-448(2005))一篇关于D原教旨主义自然主义的精彩文章(尽管他并没有真正获得EP的观点,我在这里),指出,简单地接受故意的出现是最合理的观点。但牧师D和H从教会的书和CTM(思维计算理论)的其他圣经中读到,并告诫人们认识到他们的电脑和烤面包机烤箱是有知觉的存有(或者至少他们很快就会)。库兹韦尔牧师也这样做,但很少有人参加他的布道,因为他已经填补了pc的语音识别和语音系统,他们合唱相同的合成声音喊"祝福是图灵"后,每一个句子。见我对他的书的评论"类人猿或安卓会毁灭地球吗?"由雷·库兹韦尔(2012)在下一节中。

从"惰性物质"(更多的语言游戏!)中出现"高阶属性"确实令人费解,但它适用于宇宙中的一切事物,而不仅仅是心理学。我们的大脑没有理由(即,没有选择性的力量运作)来发展对自己或宇宙的高级理解水平,这样做在基因上太昂贵了。看到我们自己的思维过程,会有什么选择性的优势?大脑,像心脏一样,被选择快速和自动地工作,只有一分钟的部分操作可供意识使用,并受到有意识的控制。许多人认为不可能有"最终理解",W告诉我们这个想法是无稽之谈(如果没有,那么什么测试会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到达了它)?

也许最后一个词是维特根斯坦的虽然他的想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有许多迹象表明,他在最早的沉思中掌握了他成熟哲学的要领,而Tractatus可以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有力的还原主义形而上学的陈述(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计算论的终极陈述)。我们故意心理学的结构和局限是他早期实证主义和原子主义背后的一个站不住脚的论语。因此,让我们以他著名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话结束,这被视为总结了他的观点,即我们先天心理学的极限是我们理解的极限。"世界就是一切。"关于我们不能说话,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